

獵人日記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著

沈濟之譯

獵人日記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譯者序

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獵人日記之翻譯，還在民國十年，距今已十四年了。當時在小說月報發表，按月一篇，隨譯隨印，兩年多方登完。原想登完後，加以整理，計劃印單行本。但是這十幾年來，在國外的日子多，而且人事草草，始終未曾履行這私願。

有些愛讀獵人日記的朋友，時來信勸我從速刊行單行本，就將小說月報刊行的稿子改印，仍是，第一，譯的時期極長，隨譯隨發表，不免有前後不貫澈之處，雖然獵人日記各篇都是獨立的；第二，譯稿係根據一八七四年 *Salikov Bros* 書局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本，（俄文原文），自然有檢查員刪節之處，想用革命後的版本校正，以成完璧；第三，小說月報刊稿不免有印錯的字總須一一改正，纔得心安。有這幾種原因，又加上個人的忙與懶，於是這部譯稿始終藏諸行笥，埋沒到現在，纔得了認真整理的機會。

這部獵人日記的中譯刊本，係根據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教育委員會文學出版部」所印的單行本，加以逐句校正，篇中添改最多的大概是第一篇霍爾與卡里涅奇，其餘諸篇也有相當增

收；至於第二十篇譯稿是重新譯的，倒並不是因為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初譯稿不像樣，却因為從雜誌上剪下來的稿子中，（那是多年前承徐調孚先生的好意，特地剪下，彙集了，寄給我，值我整理的），忽然不見了第二十三篇，無論費了多少功夫，到處尋覓，總是找不到；自己又遠在國外，寫信託朋友去覓，購刊載那篇小說的舊小說月報，不但費事，恐怕還不易。所以從新譯了，好得篇幅還不多，而且將獵人日記中最美麗，最抒情的一篇文字再譯一過，也沒有什麼不愉快的。

原想譯完後冠以長序，敘述獵人日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詳細分析各篇人物的性格，等等，但「文學出版社」本中有艾恆邦（W. E. Hobson）——現代蘇俄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的引言，對於獵人日記的風格多所闡明，因此譯了下來；再有，拙著獵人日記研究，亦曾刊登小說月報，對於各篇人物的性格略有綜合的研究，作為附錄，刊於書後。如此，長序之作，似乎有點畫蛇添足，就限于此罷。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引言

又刊載他一篇小說，卡拉索也夫；後數期內陸續發表許多包括在「同一模型」（即一個行獵的國王）赴各村與林野的旅行）下的小品文字。這些短篇在《人雜誌》上刊行數年，（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一八五〇年及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始有單行本的發現，總名為獵人日記。一八五七年，普作人為當時的青年作家S. 屠格涅夫（一八一八年生），屠氏於發表這些短篇後，又寫出許多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使他不僅有名於俄羅斯國內，且名傳歐洲。晚年，七十年代），他又回到早期的作品方面，寫了柴爾道布哈諾夫的末途，活骸，搬遷三篇，以補充獵人日記的初版。

「獵人日記」，一按舊文原義，以譯作獵人的記事較正確。但平常既慣用前者，如

屠氏這些短篇小說的材料，取自俄國的鄉村，它的風景與人物。當時的文學，無論俄國與西歐，有描寫普通的、自然的生活，普通的人物，普通的風景的傾向。文學已越過了鋪張與矯巧的時代，趨向於「普通化」。法國女流作家喬治·桑特的鄉村小說，與屠氏的獵人日記同時出現，——屠氏早年對於桑特的作品大加贊賞，極致愛戴之忱，原非偶然的。這種文學潮流，在俄國的土壤上，自然取得了特別的色彩，——就是在被壓迫的農奴前懺悔的色彩。因此，屠氏的作品裏，殘忍的田主，時與不幸的，受苦的農人，兩相對照。但此僅色彩而已，即此色彩，在獵人日記中，亦未明顯地表露過。獵人日記所包含的不全為解放農奴的理想，並不以這思想支撐着這部書；到今日為止，這部書還是活的。有幾篇小說，如縣醫，我隣拉其洛甫，柴爾道布哈諾夫的末途，活骸等，與農奴制毫無關係，別的小說裏，農奴制亦僅係一種背景，在那上面現露着俄羅斯人性格的特點；一幅俄羅斯鄉村的圖畫，內有遼闊的神祕的自然風景，喧嘩的森林，還有保持一種特有的智慧底神祕的物，有些是精明強幹，善于經營的，有些是樂天知命，耽于幻想的，——這一切，交織成一幅不可分離的錦繡，形成獵人日記的內容。俄羅斯生活，與俄羅斯人，為當時時髦的題材。屠氏於信札及論文中常言及此。一八四二年他致書友人道：「我們不僅為歐洲民族；我們可為溝通東西的媒介；我們的疆界，與歐羅巴，中國及北

美，——三種最不相同的社會的表現，——相接觸，是非偶然的。」屠氏眼中的俄羅斯農人，爲真正的俄羅斯人，整潔地保持着民族的特色。以霍爾與卡里涅奇列爲首篇，確有相當的意義：因爲篇中對立着兩種原則，兩種基本的典型，——歐洲的，（霍爾——）「沉着的，有實驗的合理派」與東方的，幻想的，（卡里涅奇——）「理想派，浪漫主義者，性情喜悅，常常愛作種種的幻想。」這兩種典型又攙上純粹俄國的特色：霍爾雖精明強幹，却不識文字，且不願教育子女，但卡里涅奇——「這個懶貨倒認識字的。」有趣的是屠氏於描寫霍爾與卡里涅奇之餘，對於俄羅斯人又作如下的定義：「俄羅斯人總是深信自己的有力，不顧一切地破壞已身的一切：他不很注意過去，却勇敢地望着前途。凡是好的，便是他所喜悅的，凡是合理性的，他便去採納，至於來自何處，他是不管的。」

屠格涅夫以獵人的資格在草原與樹林內游行，——這是獵人日記的外框。因之，許多印象自會逐一穿插上去，而庸無心到如何的結構，沒有嚴定章法，確立結構與佈局之必要。在無休止的，外在的動作下，（獵人的游行，）有內在的不動性，即俄羅斯鄉村的圖畫。如作家的任務不在于敘述事件，而在于敘述人物，則這種外框是最方便不過的。果戈理使死魂靈裏的乞乞科夫乘車探訪各鄉紳，以便將整批的人物開展在我們面前，——也是這種手法。屠格涅夫的行

獨，是用這些短篇小說的精神，有很深的，內部的關係的。阿克薩爾夫於一八五二年發行第一冊，屠氏著文論之，涉及這種關係的意義：「總之，行獵爲俄羅斯人的特癖，農人給以一槍，即便疲憊，須用酒來醫住，外加藥酒少許，他可以穿上一雙草鞋，在池沼與森林內遊蕩，從早到晚……俄國人這種喜題的，盛行的癖好，它的根源也許須在俄羅斯人爲半東方民族，具有原始的，游牧的習慣這一點上去尋求，而阿氏的書恰好是由于這種癖好而著成的，」——我們可以加上，屠氏的書也是的。巧的是，屠氏的身傍時常有一個半東方的「游牧人」葉瑪拉意伴隨着，——這個葉瑪拉意也是嗜獵如命的人，「像飛鳥般的一無掛慮，極喜歡說話，心意極靈敏，行動又極笨拙；他極愛飲酒，在位子上坐不住，走的時候腳步左右傾斜着。却一晝夜能走五十多俄里路。」

除此外，尚有一普通點，溝通着全書，傳達特別的情緒，——那就是俄國自然風景的圖畫，與因此在獵人心胸內所引起的情感底傳達。上述論阿克薩爾夫的文字內，屠氏又言：「自然不會不引起人的興趣的，他同它之間有數千條連綿不斷的線繫縛着；他是它的兒子。」他對於描寫自然時好與人類精神的行動相比喻，加以反對，認作「虛構的手法。」他說：「所見到的祇是作者，而非自然本身，須知人在依靠自然時，始見有力……朝山峯說它『瑰麗歸天，」

賴若璧說它「仰天大笑」，「朝因電說它是「蟒光蛇」，」比用詩的格調明顯地傳出若璧懸在海上
的雄姿，山峯安靜的偉大，或閃電的激發，容易得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最難的是脫
離自我，而潛思自然的現象。」因此，屠氏對於阿克薩爾夫明顯而普通的描寫自然，大加贊許
。但他自己所描寫的自然，却引起別種印象。他說：「有些神經質的，腦力有極細發展的，詩
感易于觸發的人，具有一種對於自然的特別的觀察，對於自然的美底特別的感覺；他們會注意
到許多的色度，許多不易把握的微細的部份，而描寫出來，有時恰到好處，十分的配適；因此
圖畫的大線條反掩隱過去，或竟無力予以捉握。對於這般人可以說，他們最容易得到的是美的
香味，他們的言語是芬香的。」他在這里指着曲得樂戈與費特的「宛轉的詩。」其實屠氏自己
所寫的風景也是宛轉而富於色度。屠氏的文時常有些瑣碎的描寫的句子。有時他從瑣碎的描
寫，一下子轉到闊大的圖畫上，——尤以文末煞尾時為多，如：「狗用極捷快的態度搖着尾巴
，等待麥德，馬伏在矮屋底下，隱隱聞，嘶叫着……太陽沉下來了，它那最末的光散在各處，
成爲一條黃色的寬帶，金色的雲彩漸漸在天上俯將開來，彷彿聽到麥德浪花……村子裏傳過
着歌聲。」（里郭甫。）尤以其所寫的夜景為最「宛轉」——是見他和斯調，神經質的，腦力
有較細發展的，詩感易于觸發的人們，」大有相同處，引白靜草原的兩段文字以證之：「鳥獸的

清潔的天，高臨在我們頭上，露出一種神祕的，偉大的氣象。吸着這種特別的，沉醉的，新鮮的氣味，——俄國夏夜的氣味，——胸脯不由得很甜蜜的緊促起來……」「大家都不說話了。忽然遠遠裏傳出一種延長的，響亮的，帶着呻吟的聲音，這種聲音平常發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起初在空中升起來，站在那里，以後慢慢兒死沉沉的傳揚出來，簡直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夜聲。——屠氏不用誇張的比喻底「虛假的手法」，而用另一種方法，——他的比喻，有時是很多的；顯得特別的普通，例如：「在明亮的天上聚着很高，很稀少的雲彩，帶着黃白色，彷彿春天的晚雪一般，並且是長方形的，和船上所張的帆布一般，還是平整得很。那些雲彩的形式不同的邊，又輕又柔，和棉紙一樣，連一剎那間都在漸漸的變動着：雲彩溶解了，並不留下一點黑影。」（美劍村的喀西央。）

行獵與自然——這是獵人日記的一塊總畫布。每篇小說是一幅各有起末的小畫，其中的人物漸漸的在背景內現露出來，慢慢的隱在遼闊的曠野中。起局總借着自然的風景，結局則藉一點點的印象。甚至小小的場面，如歌者裏兒童的互換，以傳達作者的情緒。那些小說一篇跟着第一篇，以獵人不匆不忙地敘述自己所遇與所得印象的形式寫出來。沒有什麼事件，却永遠保存着作者個人的情調，在敘述上添些抒情的，親切的色彩。作者不是自己敘述，便是傳達所聽得

的談話，或是援用第三者的敘述，——全部小說的結構可以此三種形式包括之。作者永遠身臨其境，——或作行動的人物，或作傾聽的人物。有時他直接了當的朝讀者發言，好像真的在向他們講述，例如：「晚上，我同獵人葉瑪拉意出去「嘉卡」……也許讀者諸君不大知道「嘉卡」的用意。請聽我說。」（葉瑪拉意與磨房主婦）以下的句子是常遇到的：——「我應該先行介紹一下，——必須要對讀者說的，——請讀者允許我介紹這個人，——現在把他的談話告訴與敬愛的諸君聽，——等等。在每篇小說裏作者總要參加的，如：霍爾與卡里涅奇，紅水，里郭甫裏，作者爲對談者，葉瑪拉意與磨房主婦，白靜草原裏，作者從傍邊聽着談話；縣醫，國家農人澤夫謝尼闊甫，齊格洛夫縣的漢姆烈裏，作者傾聽朝着他講出的敘述。這些小說具有不同的樣式：有的發展着談話的形式，（對談）有的是敘述人自身的印象佔較多的地位，還有有的讀者跟着作者一同聽第三人的敘述。因此就有三種性格描寫的方法或是將性格直敘，由作者從外面描寫，（如葉瑪拉意，）或是由自身的敘述裏漸漸表露性格或是從談話裏引伸出來。最有趣的是屠氏爲保持整部書的結構，有時竟用因襲的條件，如將自己引入篇中，作爲偶然聽得談話的樣子，（如白靜草原，會晤。）故獵人日記這部書是別開生面的一部短篇小說集，插入抒情的內框的風俗畫。

俄人日說中各篇的主要性格，多少是在樹木與卡里涅的對比，即俄羅斯民性兩基本原則的對比。一方面精神強幹，行爲固執，性情陰鬱，或竟殘忍的守財奴與農奴，另一方面是耽于玄思幻想的人，失意者，怪物，癡人，或聖者，如浩骸內的路開拉。屠氏對於兒童，都描寫他們具有對於兩種典型不同的傾向。如白靜草原內費卡與伯夫羅司卡的性格，將形成一種善于辦事，安靜，自信的人，伊留莎與郭司卡則好作幻想，愛迷信，爲未來的卡里涅奇與喀西央。郭司卡有「一雙黑色，發光的巨眼；這雙眼睛好像願意表示出什麼意思，但在舌頭上，——至少在他的舌頭上，——沒有言語。」歌者裏也有相同的對照，即賈辦與耶喜加（阿蘭甫）是。賈辦的歌詞帶着各色各樣的外插色，「旋轉—螺旋轉」一樣，不住的轉換着，「而耶喜加的歌詞內却有俄羅斯的，真實的，熱烈的心靈。」……「他唱着，從每個聲音裏都曳帶着，一種家鄉的，無邊闊大的氣息，好像熟識的嚮導在面前開展着，一直引到無盡的遠處。」再有，就於人自身，即觀察者，與無憂無慮的流浪人葉瑪拉意的對比，由這見解上看來，也有相當意義的。於此，在俄國的闊大廣野與無盡的森林的背景中，一些俄羅斯人，有的是安靜的忠於事業的，愛家鄉的，有理性的，有的是流浪的，沉思的，神祕的，古怪的，隱晦的，却是尋求真理，且有一種特別習慣的，處於暗潮的，於俄裏的開闢並高臨在他們頭上，似已認識了真

理，成爲一個整體，這一切聚在一處，於是造成了一幅俄羅斯生活與俄羅斯心靈廣闊的，不安定的神祕的圖畫。

Б 瓦飯那序。

目錄

譯者序

引言(艾恆那著)

(一) 霍爾與卡里涅奇

(二) 葉瑪拉意與磨房主婦

(三) 紅水

(四) 縣醫

(五) 我鄉拉其洛甫

(六) 國家農人渥夫謝尼闊夫

(七) 里郭甫

(八) 白靜草原

(九) 美劍村的喀西央

一五七

一三三

一〇三

七三

六

四九

三五

一九

一

一

一

7765/08

(十)	村邊.....	一八七
(十一)	皮留克.....	二〇七
(十二)	經理處.....	二二一
(十三)	兩田主.....	二四九
(十四)	萊北強.....	二六一
(十五)	達妮娜與其姪.....	二八一
(十六)	死.....	二九九
(十七)	歌者.....	三一九
(十八)	卡拉壽也夫.....	三四七
(十九)	會晤.....	三六五(重)
(二十)	齊格洛夫縣的漢姆烈.....	三七九
(二十一)	柴爾道布哈諾夫與涅道薩司金.....	四一五
(二十二)	柴爾道布哈諾夫的末途.....	四四三
(二十三)	括骸.....	四九七

(二十四) 聲聲……………五一七

(二十五) 樹林與曠野(跋語)……………五四一

(附錄) 獵人日記研究(耿濟之著)……………五五一

二 霍爾與卡里涅奇

若是有人從勃爾霍甫司克縣走到瑞士德林司克，便可以瞧出沃勒洛夫司克省人和喀魯日省人的種類有極大的區別。沃勒洛夫司克農人身材不高，並且個個，面上時含着不愉快的神色，低着額看人，食物惡劣，穿着草鞋住在壞楊木造的小屋子裏，也不經營商業。喀魯日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裏，高身量兒；白色面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每逢過節，便將皮鞋穿出來，作那黃油榨皮油的商人。沃勒洛夫司克省的村落（指沃省東部而言）普通都位置在田野的中央，附近有好些窪地，漸漸的變為污穢的泥塘。除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的灌木，間或有兩三株瘦拐拐的樺樹，餘外在附近輕易看不見巨大樹木的蹤影。小房緊靠着小房，屋頂上放着腐朽的稻草。……喀魯日省的村落周圍却叢生着森林。屋頂一律覆着木板，屋子顯得大些，直些，大門永遠深閉着，院內籬笆並不束橫西倒，不會招引過路的豬進來作客。……以行獵說起來，喀魯日省比較好些。沃勒洛夫司克省，五年以後，最後的樺林與灌木將見絕跡，池沼也很稀少的。喀魯日省可迴乎和牠不一樣，森林和池沼遍地皆是，正氣的山鵲還未遷移，薺心的水鷗飛翔